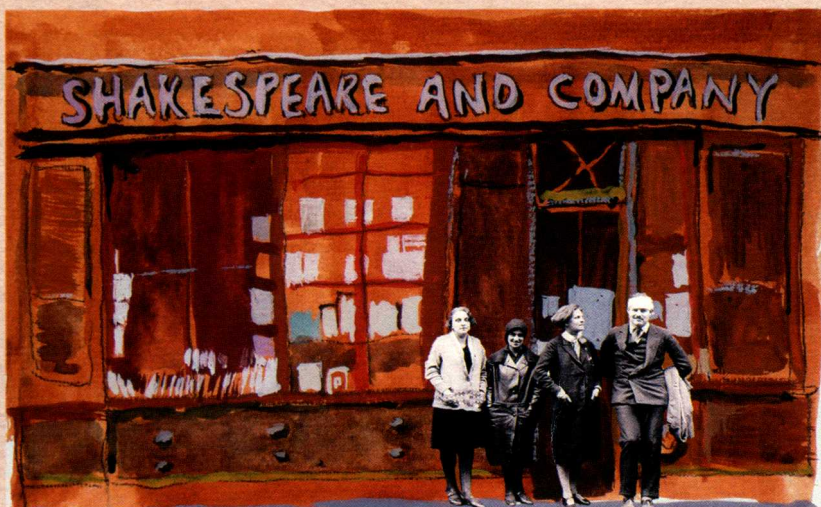


左岸译丛
Collection Rive Gauche
丛书主编 胥弋



A guide to **HEMINGWAY'S PARIS**

海明威的巴黎

[美] 约翰·里兰 著 郝一匡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GUIDE TO
HEMINGWAY'S PARIS

海明威的巴黎

[美] 约翰·里兰 著
郝一匡 译

A Guide to Hemingway's Paris

Copyright: ©1989 by John Lelan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orkman Publishing Co.,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Jin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0-28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明威的巴黎 / (美) 约翰·里兰著; 郝一匡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
(左岸译丛)
ISBN 978-7-5534-0108-9

I. ①海… II. ①约… ②郝… III. ①海明威 (Hemingway, Ernest 1899-1961) — 生平事迹 ②旅游指南 — 巴黎 IV. ①K837.125.6 ②K9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5036号

海明威的巴黎

-
- 著 者 [美] 约翰·里兰
译 者 郝一匡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胥 弋
责任编辑 王昌凤
封面设计 初 晓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5.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lpj-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0108-9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路易斯·D.小鲁宾

这不是秘密，我们就是想通过那些为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艺术家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天空，一幅微云舒卷的粉红的亮丽晚景时，我们会立即说，那是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笔下的一幕日落图。我们看见一个地方，或者想起一个时代，就会联想到文艺作品中与之相关的段落。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刘易斯·辛普森开车去密西西比州的格林维尔。在格林伍德，我们来到亚祖河上的一座桥前，桥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桥在上漆，要给你的车重新上漆，请停在另一边。”我们当然立即就想到了尤多拉·威尔蒂在她的小说里教导我们怎样理解这种事情。

凡是熟悉詹姆斯·乔伊斯小说的游人，步行穿过爱尔兰的都柏林闹市区时，怎么会看不见利奥波德·布鲁姆的世界呢？“场所的性质。依纳爵·罗耀拉，快来帮帮我，”在回忆他在《尤利西斯》国家图书馆那一章里强词夺理时，斯蒂芬·德拉鲁斯这样自思自忖。在要求图书管理员理查德·贝斯特参加制作关于乔伊斯生平的广播纪实节目时，他的生气，不自觉地证实了乔伊斯的处置是多么成功。“毕竟，您是《尤利西斯》中的一个角色。”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代理人坚持这样说。“我不是，”贝斯特声明，“我是一个现实中的人。”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那些次要的文学成就当然不在此列。现在的情况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在积极地引导几代读者造访并欣赏法国的巴黎。《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出发前往拿破里咖啡店，和罗伯特·科恩共饮一杯开胃酒，一起观望傍晚时分熙熙攘攘的人群。从1926年的这个时刻起，海明威的巴黎也成了我们的巴黎。至少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他对法国首都这座城市的理解，已经超过了亨利·詹姆斯、司汤达和马塞尔·普鲁斯特。

也许这是因为他是那里唯一和永久的造访者，给了我们一个局外人独有的、带着强烈感情的视角。正如里兰先生在为本导游书写作的前言中所指出的，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物——妓女若尔热特·奥班，她的影响显然微不足道。而其他的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哪国人，都是外来者，所以都是局外人。正像布蕾特·阿什利提到米比波普勒斯伯爵时说的，“要成为我们中的一个”，就要是久居在外国某地、不能也不想再回家的人，而且在外国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在“家”的感觉。确切地说，使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的是，他得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到有了市民资格的感觉，对所在的社区有了归属感时，无论是从心态上，还是凭直觉，也就不会有“家”了^①。所以，要想在巴黎久居，就要选定一个干净的、光线好的舞台背景，居于其中，可以纵情，可以遐想，并且总是愉快的；居于其中，还得能随其心愿，不说套话，只是沉思；因为就是为了在那里待着而已，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必定是无拘无束的，必定不牵涉进任何事情里去，能够

① 原文home，既有家的意思，也有本国的意思。这几句中的home均语带双关。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

做到什么也不想。

不管是何理由，海明威对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的看法和描绘，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一股别样的魅力，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散发到了许多探索巴黎的美国文学青年当中。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当时还年轻的二战老兵来寻找的正是海明威笔下的巴黎。尽管有批评说海明威的名气在下降，巴黎仍然吸引他们来——这本大有用处的导游书的存在便是明证。

海明威是编写1918年后的巴黎亮点历史的理想作者，原因很多。其一就是，已经没有能将其经历写得这样具有美感的诠释者了，即是说无人能有这么好的技巧了。一笔下去，直戳事物根本的海明威风格；其写作技巧就是刺透他所认为的覆盖在人脑上的层层厚饰，抵达大脑的空白处，然后复原物的原样和“本真”。以令人难以忘怀的写法描绘出色彩，再造出美感和可以触摸似的感觉。例如，我就不强求谁去读《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和比尔·戈顿早上在比利牛斯钓鲑鱼后，不口渴也打开酒瓶痛饮一番的那段描写。如果说它有局限性的话，那也是因为它写于20世纪30—40年代，海明威的用语没有超越那时的常规用法。

可是过去，现在，它已不仅仅是感觉之美了。集中写其所见所感的风格，不仅是一种描写方法，还是其本来意义上的断言，对待其遭遇的一种方式。“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引用了这句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名言。虽然海明威后来总是说，把这句话当警句使用的，小说的名字和该段文字取自《圣经·传道书》，取意在讥讽，可是作者和读者都知道，事情远比那复杂得多。把充满美感的语言，再现的巴黎面貌和感觉、葡萄酒酒窖的芬芳、烹

饪和奇观以及事出有因的快乐，巧妙地糅合成一体，乃是留住《凡尔赛和约》后世界困局的一种手段；体验当时情况的唯一途径，被认为就是只停留在感觉层面，切莫深入。《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人物下决心拒绝和一个既不是他们创造也不为他们理解的世界中的事有任何瓜葛，也就不让他们继续做有优越地位的社会成员——像罗伯特·科恩。

我强调“下决心”这个词，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十分固执的成见。他们沿着大街散步，在咖啡馆里寻找座位，或者在巴黎的景致中摆好姿势，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外部，自己的身外，为的就是忘记他们弄不懂或什么事也不会做。海明威的巴黎充满美感魅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透过这些美感魅力转变为伤感，一种产生于青春的失望、希望幻灭后的伤感。这座“灯光之城”的吸引力之大，简言之，是渐渐形成的，因为它们体现的大多是特许的放纵：感官的愉悦，享乐者至少临时摆脱了清教徒的犯罪感，因为有守节失效于前，才有放纵紧随于后。用《圣经·传道书》的宣讲者的提醒，“风向南吹兮，次第北向；其旋转而不息……”回首往事时，产生苦乐参半之感。这就是新拜伦浪漫主义。兰伯特·斯特雷瑟会懂这点，亨利·贝尔一定也懂。

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大概会说，历史条件为催生某地的一位伟大文学艺术家作了完美的服务。他来时没有感到有什么政治上的责任，我们有幸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有资格且万众瞩目。欧内斯特·海明威带着理想和要重新创造自己的语言优势之信心，抵达战后的巴黎。结果是，我们便享有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突显时代和一方土地。

在远离奥利机场^①的地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件艺术创造。它的魅力和活力源自一位大师级风格作家的洞察力与习惯、机制与历史造物场景——一方土地——之间创造性互动的作用。环境即作家。当我们参观那里时，我们看见的是物质面貌和地理形态，而这当中浸透着在印刷文字里再创出的情感和意义。现在，约翰·里兰已经为我们把它分门别类，列成条目，我们可以径直走向那些场景，绝不会遗漏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东西。读这本出色的导游书，就是想去那里一游，或早或晚。

① 机场名，在巴黎远郊。

前言

我几乎不记得我读本科时，学习美国文学时的事了，只记得老师讲授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课。他不讲日期和著作，只是一直地讲海明威描述的巴黎。后来的12年，我总是梦想着：在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里翻阅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和埃兹拉·庞德；访问堆满现代派文学艺术大师作品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工作室；倚着海明威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泡在丁度酒吧里；在丁香园咖啡馆里品着黑醋栗美思苦味酒，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在《圣经》里寻章觅句；在卢森堡公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石子林荫道上散步，斯坦恩曾在那里遛狗、谈写作；在庞德的工作室或三山出版社的地下室里和海明威玩影子拳击；和杰克·巴恩斯在林荫大道上看野鸡；和他花一个硬币，要一杯黛米酒；和布蕾特和着一家大众舞厅里的音乐跳舞；和她在布洛涅森林餐馆香槟酒早餐上吃吃喝喝。

我现在才知道更老的和更好的解读，在海明威到达之前很久，巴黎是放逐者的地方。批评家告诉我们，海明威是在他的文学导师舍伍德·安德森催促下去巴黎的。怀揣着导师给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西尔维娅·比奇这些放逐者的介绍信，海明威和他第一个妻子哈德利于1921年圣诞节前夕抵达巴黎。在后来的八年里，他将时断时续地在那里安下家来。他将适时地写出他的一部作品，一篇不

仅引发了美国文学革命，而且还使自己名利双收的作品。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太阳照常升起》，在文学地图上标出了居住在蒙帕纳斯的放逐者；一代美国人都是模仿着杰克和布蕾特的风格成长起来的。后来的60年，《太阳照常升起》里那个浪漫的巴黎，一直是我们当中许多人心中真正的巴黎。你可以发现我们，就像你发现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祖父母那样，在多姆、罗斯丹和精英等咖啡馆的台阶上，装作我们不是旅游者的样子，慢慢品啜着清咖啡、黛米酒和佩诺茴香酒。由于被海明威的神秘魅力所惑，我们当中谁不是在印象主义画师的画布中探寻解开海明威文章的钥匙，沉醉于葡萄酒或巴黎本身，夜晚在蒙帕纳斯游荡，聆听圣热纳维埃山路一家“卡巴莱”餐馆传出来的音乐，站在都尔奈勒桥上，和杰克·巴恩斯一起凝望着圣母院，在想但愿我们不是这个身份该多好？苦乐参半的《流动的盛宴》把另一代人引诱到同一个巴黎。这部作品里有许多都是虚构的，是一个为逝者付账的郁闷的海明威的作品，偏离了主题的作品。在圣米歇尔广场外的咖啡馆里，巴黎女人仍然噘着她们的嘴走进你心里；站在位于弗勒吕斯路上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工作室外面，你想起了海明威借用斯坦因斥责一个汽车修理工的话，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在米肖咖啡馆厕所的镜子里，你仍然可以看见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比试他俩谁更有男子气概；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七叶树呈现出浅黄绿色，空气清新，屹立在丁香园咖啡馆阶梯上的内伊元帅雕像，是和你共进早餐的合适搭档。

我大半辈子，都把这座城市当作一个梦。在这个虚幻的梦里，海明威和迷惘的一代正在越过有着狭窄石子路的胡同。我的这个想象，直接出自金·凯利主演的电影《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复活节后的第

一个星期日的暮色里，戴着贝雷帽的法国男人，在路边咖啡小店里啜饮着苦艾酒；别致的法国姑娘在“仙山露”酒的招牌伞下，用稻草秆搅拌饮料。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巴黎，是在1984年，因为得到了一份富布莱特奖学金而成行的。我到达后最早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朝圣莎士比亚书店。我是拿朋友给的明信片对照，认出书屋浅绿色的门脸的。它在塞纳河左岸，在圣母院对过。每年都有几百美国人被海明威的回忆录和教师的讲义所鼓动，跟我一样，顺着那条路线，来到这块地界。

还有，在1984年，我没有发现有海明威的巴黎的导游册子。后来才得知，海明威根本不知道什么莎士比亚书店。我原来以为他全知道呢。

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学生，翻阅着《流动的盛宴》，自己就当了导游。这鼓舞我转向海明威本人。凭着海明威在那本书里给出的地址和通向巴黎的一条街，你可以发现更多的著名地标：在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中间段的罗斯丹、多姆、精英咖啡馆，在它的脚下是丁香园咖啡馆。锯木厂那边是公寓，埃兹拉·庞德工作室在田园圣母院路附近；斯坦因工作室则在弗勒吕斯路上，然后是护墙广场；海明威的第一个公寓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再过去是卢森堡公园、杜伊勒里宫和卢浮宫。在寻找完这些地址时，我发现海明威知道了：步行观看蒙帕纳斯是最好的。我跟着杰克·巴恩斯和比尔·戈顿穿过拉丁区的街道，与一个青年海明威一起梦想着一个野狼流窜、囚车吱吱响的更古老的巴黎。跟20多岁的海明威一样穷困，甚至比他更穷的我，悄悄潜行，穿过克里翁和利兹的厅堂，艳羡地凝望着普吕尼耶饭店橱窗里丰盛的海鲜大餐，在双叟咖啡馆，一杯黛米酒慢慢地喝了一个钟头，自己招

待自己一番，像海明威那样，又去利普餐馆吃蛋黄调味脑汁。

不过，这些地址列成的单子，与我无法找到的已经不存在的地址相比，还是短的。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和布蕾特与伯爵相见的那个歌舞厅、杰克和布蕾特与伯爵跳舞的泽利夜总会、他们喝酒的丁度咖啡馆，以及杰克和戈顿跌跌撞撞经过的动物标本商店，都在哪儿呢？还有，《流动的盛宴》里的米肖餐厅、神奇渔场旅馆、S公交车站和索米埃尔小茅舍，都哪儿去了？在要我给一群在昂热餐厅的法国学生教授《太阳照常升起》的紧要关头，我发现，对于海明威在书中提过的一些地点，他们也和我一样好奇和茫然。

地名将是这本书的基础，于是，就开始了地址搜索。原来的老地址大都不复存在，幸存的都很贵，而且挤满了美国人。可是我们每个梦想巴黎的人，梦想的大半是海明威当年描绘的那个城市。有些人透过幻觉看见“灯光之城”款待杰克·巴恩斯与布蕾特·阿什利，这本书就是给他们写的。

《太阳照常升起》和《流动的盛宴》仍然是中心。海明威在其他小说、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很多地方，我给巴黎内外这些特殊的地方补充了一些注脚。写过书和认识海明威的人经常提供其他的地点，或给出海明威早年去过的地址。这些人有写了《巴黎的那个夏天》的莫利·卡拉汉；写有书信和回忆录的珍妮特·弗兰纳；为解答《太阳照常升起》而写了《当年就是这样》的哈罗德·勒布；写有《最好的年代》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写有传记和书信的有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詹姆斯·乔伊斯，以及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玛丽·沃尔什·海明威的《曾几何时》和A. E. 霍奇纳的《爸爸海明威》有助于了解二战后的岁月。我很倚重卡洛斯·

贝克价值无限的传记，其中令人难以置信地列出了许多海明威的地址。《欧内斯特·海明威：一生的故事》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的传记，我个人认为，至今仍是自那时以来，所有有关传记的基础。布莱恩·莫顿的《巴黎的美国人》则是一本方便的导游册子，便于寻找海明威地址以及与他有关联的一些人。因为莫顿这本书探寻了去过巴黎的每个有名的美国人，他列出的人物有限，也就可以理解了。不管是莫顿还是贝克，对海明威小说中的巴黎，皆不感兴趣。罗伯特·盖杜谢克的《海明威的巴黎》引用了海明威和其他人，但他本意是要做成一本诗文选，既不全面，也没导游的作用。它只列出了大部分海明威传记中都有的地址，力量主要用在自传上，而非小说里的虚构地址。

在这本导游册子中，我将海明威的生活和小说两者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把书中的条目做得既照顾了整体又照顾了个别。导游册子中我已经去过的地方，只要可能，都力求点出海明威知道它们以来，如果有变化的话，它们已发生的变化。同海明威有关联的地方，以下各处的咖啡馆——瓦万交叉路口的丁香园、里兹——全都记得他。有些以他的名字为标记——在里兹，你可以在海明威吧座上喝酒；在丁香园，你可以坐一坐海明威最喜欢的座位；在英格兰旅馆，你可以在他和哈德莉的房间睡睡觉。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记得他。罗斯丹和精英咖啡馆里疲惫的服务生，将会上万次地告诉旅游者，不错，这里是海明威来过的地方。海明威知道但还鲜为人知的许多咖啡馆、餐馆、夜总会和旅馆，不是已经倒闭就是几经易手，它们的地址在美国文学史上多被忽略。米肖餐厅的原址现在是一家咖啡馆，两年来没人提起过海明威，那间有名气的厕所，备受冷遇。我们联想到海明威的许多地方，法国人更能联想到的是其他的东西。米肖让人想起的不是

阳具，而是美食；现在已损坏的冬季赛车场立了一块肃穆的纪念碑，纪念驱逐法国犹太人事件。蒙帕纳斯则在海明威发现它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

为什么1921年海明威会在巴黎左岸声名鹊起？他原本是计划带哈德莉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的意大利的，可是舍伍德·安德森说服他相信，巴黎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巴黎即意味着左岸，右岸的蒙马特高地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是波希米亚人^①在巴黎的首都了。可是到1914年，艺术家们放弃了蒙马特高地转移到蒙帕纳斯。在拉丁区附近，那里的学生群为了确保能和附近的美术学院联手，继续（是艺术的而不是政治的）趣味革命，蒙帕纳斯就变成了巴黎的文化首都。康康舞首先就出现在蒙帕纳斯，风行全法国的波尔卡舞也是率先出现在这里的。这里也是普契尼歌剧《波希米亚人》取材的原型。

紧随阿波利奈尔等人之后来这里的人中，杜瓦涅·卢梭是头一个。他们把每个星期二的社交晚会地点选在丁香园咖啡馆——海明威后来也选择了那里。俄国流亡者们，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坐在丁香园咖啡馆和其他咖啡馆里，策划政治革命。爱因斯坦、斯特拉文斯基和其他人策划艺术革命。科克托和毕加索也加入进来。蒙帕纳斯成了缪斯们的山庄。

而成千成千的美国人返回到“那里”。他们在一战中听别人说巴黎是个比美国快乐得多的地方。到海明威1922年返回那里时，我们在禁酒^②，法国人在喝酒。美元强，法郎弱。20年代伊始，一美元可顶

① 法国人对吉卜赛人的称呼，此处则是表示一种艺术气质，一种反传统的生活模式。

② 美国的禁酒期在1920—1933年。

10法郎，并且行情一直看涨。到1929年时，对美国人来说，股市暴跌，巴黎完了，一个美元可以换25法郎。从所得税申报表可知，普通法国人的收入缩水占普通美国人所赚的三分之一。巴黎成了国际文学艺术的中心；可以在左岸随便一家便宜的旅馆房间里，发现随便一个人在睡觉，在蒙帕纳斯的各个咖啡馆里消磨他的时光。

然而，《太阳照常升起》的世界毕竟不是真正的法国。毕竟，妓女若尔热特·奥班是小说里唯一一个真实的法国人。布蕾特·阿什利是英国人，迈克·坎贝尔是苏格兰人，伯爵是希腊人，杰克·巴恩斯、比尔·戈顿和罗伯特·科恩都是美国人。这的确是部放逐者的小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住着一群陌生人。书中写了很多夜总会、酒吧、咖啡馆，里面挤满了人，就是没有法国人。《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地方，每一处都是真的。大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的导游册子里都有，告诫读者它们都是旅游陷阱，而不是“深情的法国”。这就提示我们，至少，青年海明威当时还是一个纯粹的游客，而非人们可能以为的那样。可是，当海明威逐渐认识了巴黎和法国人以后，他就越来越少地误入旅游陷阱了。的确，他为自己懂得“真的”巴黎而骄傲。他的很多朋友记得他曾带着他们去位于偏僻地段的咖啡馆，去看赛马和自行车赛，去参加拳击赛。他同时走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美国飞地的世界，一个是法国人的世界。

有很多地方因为旅游者喜欢，就很容易找到。偶尔，我引用旅游册子时或者会充实海明威常常过于简略的注解，或者给出别样的描述。《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就业辅导指南》、《缪尔黑德手册》、布鲁斯·雷诺兹1927年写的导游册子《开启盒盖的巴黎》，以及朱利安·斯特里特1929年的《巴黎就餐场所》，这些书都特别有

用。让-埃米尔·巴雅尔的《拉丁区今昔》，还有罗贝尔·罗伯茨（罗贝尔·比尔南的假名）的《巴黎美食指南》，提供的则是高卢人的观点。亨利·戈和克里斯蒂安·米洛在过去20多年中写的多种导游册子，增补了我个人对那些至今仍在的地方的看法。对那些旅游册子里没有的地方，我发现迪多-博坦的《巴黎商号年鉴》极有价值——提供一座城市每年的工商名录，按风格、街道、所有者等方面检索。雅克·库斯西朗使用假名“伊莱蕾”出版的《巴黎街道历史变迁》标出了巴黎每条街道的位置，不仅街名已经变化，还道出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饶有趣味的变化（虽然作为法国人，他很少提到与美国有关联的事情）。

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E. E. 卡明斯等人一样，是以老兵身份回巴黎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无疑来寻觅的是发誓以一战结束所有战争的兴奋余情。可他们是严肃的艺术家，尽全力发现适合美国的语言、主题和它自己的形式。缪斯们并不全是和谐的。在蒙帕纳斯白夜十字街上的每个咖啡馆里，放逐者群体分为各个小圈子。海明威以他们喜欢去的多姆、罗斯丹咖啡馆划线，暗中把他们分为艺术家和“艺匠”。因为他每做一次判断，都会把这个阵营里的某个人划到另一个阵营里去。肥胖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在她位于弗勒吕斯路上塞满画作的工作室里主持她的小圈子，啊呀，某个男人要倒霉了，譬如埃兹拉·庞德，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乔伊斯的名字。奥德翁路上的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衣冠楚楚的乔伊斯的左岸营垒；这里，总像是在一堆骄傲的原罪者中饱受痛苦的圣徒似的比奇，贷款并把书卖给那些现代派大师——其中就有乔伊斯、叶芝、艾略特、庞德和海明威。

海明威在巴黎常去的地方依其财力的变化而变。开始时，他受新婚的约束——至少同其他放逐者相比是这样——他选择去左岸。他和哈德莉认识了那里他们所喜欢的放逐者聚集地，他还把它们写进了《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和杰克·巴恩斯的巴黎有三个中心：左岸、蒙帕纳斯和环绕歌剧院那一带地区。左岸，特别是蒙帕纳斯，在那些日子的白天与傍晚，是他们居住与社交的地方。他们就餐的餐馆——如拉维涅饭店、大马路饭店、波丽多餐厅旅馆——大都在那儿。而丁香园、丁度、多姆、罗斯丹、精英这类酒吧和咖啡馆则在蒙帕纳斯大道上或不远处。咖啡馆连同酒吧与夜总会，是这里的社交中心，如学院客栈酒吧、赛马俱乐部。歌剧院地区是海明威和《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巴恩斯当记者时的工作地点。他经常光顾的酒吧和咖啡馆，如酒窖、墙上的洞酒吧、拿破里、维泽尔啤酒店，大多数都是报纸的集散地。克里翁和里兹饭店有让人更喜欢的酒吧，和平酒吧则是旅游者摆谱儿的地方。蒙马特意味着夜生活，还有许多地方，如佛罗里达舞场、索米埃尔小茅舍、泽利夜总会，既为放逐者喜爱，也受旅游者欢迎。

在有钱并以“爸爸”出名后，海明威开始规避蒙帕纳斯了。这有其原因。他很生气他放进《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每个人，正如他剔除掉他们一样。离开哈德莉，意味着他也不得不离开众朋友。他和波琳·法伊弗住在圣日耳曼街法布尔附近，海明威愿意被吸引去这一带的咖啡馆——双叟、花神和利普。后来富得可以享受得起最好的待遇时，他才慢慢知道巴黎更好的饭店和旅馆。到20世纪50年代，他已经成了里兹饭店和普吕尼耶饭店的常客。

因为我把本书的读者当作海明威的拥趸，就没有提供完整的传